

賭棋山莊所著書

賭棋山莊集

文二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雙鄰詞鈔序

詞也者意內而言外者也言勝意翦綵之花也意勝言道情之曲也顧與其言勝無甯意勝意勝則情深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羌無故實其感人有甚於手裏鸚鵡胸前鳳凰者矣何處合成愁離人心上秋便芭蕉不雨也蕭蕭都無點綴其移情更有甚於檀欒金碧娜婀蓬萊者矣是故詞貴清空嫌質實然而五石之瓠非不彭然也清空則清空矣一往而盡焉東坡詞詩稼軒詞論其流弊又有不厭

衆口者矣蓋言意之不易稱也如是吾友子駒之詞則殆合內
外而兼之者乎一日出其雙鄰詞鈔相示而黃君笛樓之作亦
在焉二君者其雲龍之上下抑亦笙磬之同聲也夫吾閩當趙
宋之世詞人甲海內自柳耆卿王實甫以下不下數十家考其
遺製大抵以流宕自喜今二君獨以溫尉李主爲職志而驟斬
於晏秦張周之間選言旣工用意尤極於纏綿想其酒闌燈灺
占坐分題琴聲乍歇爐香徐溫一字之淺深一句之進退把臂
而起必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嗚乎令余神往矣余始識笛
樓而踪跡甚疏近與子駒相過從見其溫厚多情宜填詞而子
駒顧數稱笛樓夫子駒豈阿好哉昔者浙西六家更唱迭和而

金風亭長實爲一雄若子駒之與笛樓其二俊矣師法古人力振墜緒不隨流俗獨爲錚錚異日者轉而愈上使意內言外之旨大顯於世者其在二君乎其在二君乎余雖無似猶能尋聲按拍而從之

東南兵事策

咸豐七年作

嗚乎今日之事豈不棘哉逆夷窺於外羣匪肆於內兵不兵將不將省不省縣不縣財力人心一無可恃若不改絃更張伊於胡底請略舉其大者數端列於篇一曰減兵兵貴精不貴多今日之兵有名無實故緩急不足恃 國家出餉以養兵今之將尅餉以厲兵冒領侵扣餉之及兵十不餘五兵無以自贍乃兼商兼賈兼百工技藝兼捕盜緝奸甚而誑賭窩娼無非不爲是聚數十萬閒散之人與民爭利而爲不軌也坐作進退不解何語弓矢銃牌不省何用將不知兵兵不知器將愈富兵愈貧將愈驕兵愈玩無事則虛相羈縻有事則視其將若仇讐委而去

之是故天下皆苦無財而不足於用也吾則曰節用天下皆苦
無兵而不足於戰守也吾則曰減兵今試置萬兵之餉於此吾
提其半以養三千兵留其半以資犒賞汰其老汰其弱汰其惰
汰其懦汰其人與器不相宜日練之一月之後互角之擇其尤
者爲一部勉其中者訓飭其下者復練之一月之後復角之復
擇其尤者如是者再三乃盡去其下者則皆精兵矣一兵而可
敵十數人者也餉厚則兵不內顧賞厚則兵必用命養萬兵而
不獲一兵之力何如養數千兵而得萬兵之用乎或曰是 國
制也焉敢輕改且兵驟汰尤恐其不輯而爲變然苟利 國家
雖入 告可也況軍興以來兵之死亡遁逃不知凡幾自今勿

補留其餉以養見在可用之兵此不汰之汰也夫古之爲將必有敢死士以先登陷陳謂之選鋒則本此意以練鄉勇民壯此亦州縣之所得爲者否則張皇籍伍虛費錢穀見賊則走見民則爭是張賊勢而搖民心者卽此兵也夫何爲哉一日選將忠勇知兵法之將不可驟得爲今之計則以不愛錢爲第一不愛錢乃能不怕死不怕死乃能不死何以知其不愛錢則以束兵之嚴不嚴辨之今之將奪兵之食乃縱兵奪民之食淫掠騷擾有時甚於賊賊過如梳兵過如薙法之不立何以將爲請於所過之地咨其父老誰能約束部伍平價交易不敢覬覦民間一粟一肉者則不次擢其將久營堵劔察其兵多夷傷將無輜重

者既厚卹其兵尤當崇異其將兵多夷傷則對仗效死將無顧
重則臨財不貪蓋將貪必不能執法治其兵強執其法兵必離
離必不衛其將故爲將之道自與兵同甘苦始與兵同甘苦自
不愛錢始一曰嚴賞罰兵危戰凶人何樂屢瀕於死冒鋒鏑爭
首領者爭功之心少畏法之心多乃今日失律明日復爲將今
日失地明日復爲官卽不爲將爲官罪不至於死彼何所憂急
則狼狽而走矣且賊雖負隅自固其勢窮蹙列營百里糜餉數
年旣不能蕩平又不聞力戰逗留觀望於意何居且賊不耕而
食不織而衣苟無接濟何以存活防堵疏略可想而知是非大
伸軍法不可然而賞先下罰先上有功雖下必倍賞無功雖上

必倍罰倍賞則士勸倍罰則將勤倍賞一卒食十卒之食可也
倍罰駢戮示眾亦可也考其機宜勒其期限嚴諭聳於前重刑
督於後進必生退必死得賊必生失賊必死則因循怠玩之風
庶幾可以少振蓋治疲癯沉錮之疾固宜舍和劑而用峻藥煦
煦之仁子子之義恐不足以聲聳賸也一日府縣宜久任而有
權自督撫至府縣皆有守土之責然府縣不得力則地終不守
蓋府縣眾而督撫獨故勢不及府縣與民親督撫與民遠遠
故情不通欲安民則府縣當久任欲殺賊則府縣尤當有權今
之府縣智勇聰明疲於營私傲於逢迎顛倒於供億奔走之不
遑又况少不更事驟東驟西轉移千里暫住數月雖爲府縣間

其地之險要不知也問其民之疾苦不知也問其奸宄有無藏匿不知也問其人才孰爲可用不知也官不習民急呼民民不應民不信官急依官官無措一旦遇賊民搖則官孤官走則民死非無忠義之士斷脰絕臙自完其節而於國事無補也此非調動之太速則亦苛求之不禁也今請擇賢能府縣久任之勿索癡勿掣肘寬其一切過犯惟失賊失地則必死恐失地必極力以防賊恐失賊必極力以固結其民民無離心多一民卽少一賊民有勇心多一民并多一兵然後部署以兵法以鄉保縣以縣保府賊欲攻縣必不敢越其鄉賊欲攻府必不敢越其縣又有大營控制其間精兵犄角其左右破賊必矣否則責府

縣輕任府縣不專雖有賢督撫能分其身爲千萬億而爲府縣守此土乎事壞督撫則諉過府縣府縣則怨望督撫此兩失之道也然而其要則歸於得人心得人心不外名與利豪傑之人好名今則市儈挾數十金儼然列於縉紳功名不足以動豪傑矣椎魯之人好利今則妄費橫生當用無力府庫空虛賞不蔽功而貨財不足以動椎魯矣是故欲謀無智欲戰無勇命將出師徒爲一閔 國本愈虧其流弊尙忍言哉然則所以收拾鼓舞人心者當亦知所變計矣是故其言若甚迂而寔關於全體其勢若甚緩而寔逼於目睫智者察焉其能不驚心動魄哉若夫精操練修器械足糧餉屯要害縱反間勤偵探固城池撫流

亡隨時制宜因地取利固不必刻舟求劍而皇皇爲紙上之談也

吳子儁

觀禮

曰振筆直書大氣包舉仍由理實耳絕大經濟之舉曩在閩稍有贊畫且半經核定營汛不能不分布故減至四五成而止塘兵則皆裁併矣加餉後頗似操防有起色議以餘米爲津貼犒賞不及立案隨軍而西繼總此事者忽略視之遂歸中飽至今津貼犒賞無所出而練兵亦漸成具文矣責固在大吏哉君文早言之若行於當時何待募勇乎

張惠言詞選跋

禮堂自京師歸出皋文詞選示余余讀之曰此詞家正法眼之作也 國朝詞家最盛王蘭泉詞綜姚苕階詞雅蔣子宣詞選撰錄不下數十百人然自浙派盛行大抵挹流忘原棄實佩華強者踞呶弱者塗澤高者單薄下者淫猥不攻意不治氣不立格而咏物一途搜索蕪雜漫無寄託點鬼之簿令人生厭嗚乎其盛也斯其衰也豈知竹垞樊榭之所以挺持百輩掉鞅詞壇在寄意遙深不在用事生澁舍其閒情逸韻而師其襞積學者何取焉求如皋文之卓見蓋希已難已昔竹垞撰詞綜以雅爲宗讀詞綜則詞不入於俚讀皋文此選則詞不入於淺且使天

下不敢輕易言詞而用心精求於六義皋文之有功於詞豈不偉哉然而杜少陵雖不忘君國韓冬郎雖乃心唐室而必謂其詩字字有隱衷語語有微辭辨議紛然亦未免強作解事若必以此法求之於詞則夫酒場歌板流連景光保無卽事之篇漫與之作而不必與之莊論者乎皋文將引詞家而進之於古其立言自不得不爾學者當觀其通焉禮堂殆不以余言爲妄也

辛酉臺江修禊圖序

辛酉三月二日星村致書曰來日上已余將作春江之游非以
祓除不祥也消吾胸中之磊塊耳在坐者軒叔子素交也想子
必憇然吾從也侵晨余造謁星村招軒叔同飯飯畢携酒榼買
舟向鼓山行風日晴美微波若送若迎倚舷舉盞心方欣然
舟一轉忽見千門萬戶抗雲蔽日塔如厨如青白繚錯而上下
者夷居也其修數百尺首尾山立帆若垂天之翼深目高觀歡
笑指揮於其中者夷船也既而丁丁之聲甚喧遙望數十百人
引繩操斧斤則以海氛逼五虎門治戰艦也余與二君停杯太
息者久之又數里喬松數十夾岸而峙停舟造松下或行或立

俯仰甚適二君忽告余曰此松亦大異從前矣昔者根株櫛密
濃陰交於頂隙不容日今則蕭蕭若禿楊再數年正不知其榮
枯何如也乃相顧慨然舍之去放舟循故道而歸余維修禊之
風古矣而最盛傳者莫如蘭亭一會永和癸丑晉穆帝之九年
也其時內難稍夷外憂未弭姚襄苻秦之屬禍端方萌芽然而
王謝迭興國家猶爲有人東南半壁金湯晏如也乃右軍之文
其言似曠達其意則有岌岌不自保者嗚乎其亦深於江湖魏
闕之思者耶然則今日者把酒臨江四顧蒼茫其曠然相感蓋
亦有不能自己者乎且吾鄉修禊多在桑溪前明曹能始徐興
公與吾祖在杭先生遺蹟猶有存者余嘗與松亭肖巖芭川筠

川踵修其事乃芑川以守陴歿於臺灣松亭殉難於蘇州筠川
爲貧而仕亦卒於廣東蓋相去不過十五六年矣而余與肖巖
髮皆種種矣嗟乎星村其何以爲情也時事倉皇知交零落况
復滔滔江流不知所屆則求如今日之聚是亦不可預必者於
是軒叔作圖予爲之記各系以詩以貽後之觀者

黃君宗彝別傳

君黃氏名宗彝字聖謨又字肖巖侯官人幼聰穎異常童十四通九經下筆千言立就時閩縣陳烜能文有重名世所稱東村先生者其子進士登瀛尤善讀書見君大喜妻以女君盡傳其業年二十學成屢試有司卒不過然君於得失漠然也君性簡厚修氣節生平無疾言遽色然於義所不可亦未嘗稍委蛇初君父行賈建甯暴卒遺篋金五千盡乾沒於君族父某家人大譁嗾君與較君曰以財故令吾族惡名暴於世吾不忍也卒不發而族父竟與君絕其後大困復就君君善視之如初戚某病不能醫藥君迎治之數月友某死無歸君貸資爲之喪葬甚備

如是蓋以十數聞者義之而君未嘗舉以告人也或欲干某大僚知其與君同學重君乃出百金求介紹君時方窘逼笑曰多哉金乎力謝之其人不取強也君既不得志又屢喪其弟家驟落乃挾策依人之永安一年之臺灣二年之漳平六閱月最後之蘇州復之杭州遇賊幾殆大風疾雪餓兩日夜結芒屨行百二十里死者塞道路手起其尸而過血縷縷徧染衣袂君慨然於當事者之疎也發憤作書數千言論守戰之法皆扼要以遺同鄉某令然其言無私世弗善也蘇州破君乃歸中夜慷慨益蕭然不自得嘗對酒泣下曰天乎終於此乎茫茫者安歸乎越數月君遂卒君治古文有義法工詩詞尤精小學遺詩一卷婆

娑詞二卷方言古音考八卷雜文若干篇顧君不欲以文人傳不自貴也

章鋌曰余與君相知二十載不在文字也敬君愛君卒無以慰君悲夫君曾填詞致余書其後曰余與枚如相見輒相感相感輒相憐相憐復不敢相慰言時少嘿時多歡笑時少太息時多嗚乎其言蓋至沉痛也

遊鼓山詩錄序

論山川者曰天下三大龍南龍之脈發崑崙度石門環滇海道
貴筑趨五嶺又趨閩浦之漁梁南散爲閩省之鼓山然則鼓山
南脈之屏障也近者夷艇內驅廣艇外訶刀劍之影逼於山烽
火之焰燿於山山幾幾不能自保嗚乎又何論山中人哉吾輩
低首山之下山笑之昂頭山之上山怪之怪之笑之實憐之也
三四日間忽日忽月忽風忽雨晦明奇詭目不停賞世法旣盡
佛法皆空是生平得意之秋也乃相顧蒼茫惘然不自慊山憐
我我不能不憐山也嗟乎鼓山固南脈之屏障也而吾輩若幽
蟲落葉蕭蕭唧唧於其間山憐之乎怪之乎笑之乎不敢知也

姑與錄而存之可矣 /

教諭劉君小傳

君諱家謀字仲爲一字芑川侯官人祖父讀書世其家君少穎異十四能詩十九舉於鄉成詩已數卷時陳恭甫侍御掌教鰲峯君從之遊與同門張際亮賴其瑛鄭天爵許廣皞相切劘學益進其詩上騁杜陵下揖白傅稱情而出於溫柔敦厚之旨有會焉君長身玉立諧笑俯仰傾其坐人宴鹿鳴時君年最少而才名最盛主司文蔚曰不圖今日復見衛洗馬旣累上春官不第以大挑得教諭初任甯德繼任臺灣皆有聲君約士嚴衛士尤勇上官有齟齬士者君力與齟齬上官率不喜君甯德令某爲考語曰劉某憐才愛士敢作敢爲君聞之笑曰憐才愛士誠

願之若敢作敢爲則教官之不足以作爲也久矣君留心文獻所至輒搜羅掌故在甯著鶴場漫志在臺著海音於地方利弊尤惓惓焉任臺之四年海寇黃位倡亂臺匪應之君時已病肺力疾守陴積三閱月以勞卒事聞 卹其子爲國子監生蓋在咸豐三年君年四十也僕人護君柩渡海歸遭賊遺書叢稿賊盡覆於水將棄柩或嘆於旁曰噫是好官也是臺灣府學劉老師也賊曰信乎是臺灣府學劉老師也好官也吾舍是船手揮其眾遽退於是同船百八十餘人盡向君柩嘖嘖稱好官君著外丁卯橋居士初集八卷東洋小草四卷詞一卷開天宮詞二卷海音二卷觀海集四卷東洋紀程一卷操風瑣錄四卷鶴場

漫志二卷懷簾吟館隨筆一卷攬環集十卷皆可傳者

章鋌曰君屢夢沿溪行有橋曰外丁卯過橋精舍數楹水木明
瑟琴書位置秩如也傍有字君者曰空空子而忘而室乎曷歸
諸君故以外丁卯居士名其初集嘻異矣君與余最善君沒予
至今有淚痕也嗟乎古今詩人易學人難君蓋兼之若君者非
瘴海之一燈哉

送林錫三之海東書院序

臺灣入版圖百七十年地亘千里饒沃甲閩省然其民多客作強悍難馴趨富貴輕清議澤於詩書淺又不獲鉅人長德爲之陶鑄而守土者以利相煽其風浸淫於學校故士習益偷大吏承天子德意設立書院延名師以教之蓋有年矣於是同

治建元吾友林錫三庶常適當其任吾爲海邦慶焉吾嘗論教士之權惟山長爲最學使學官有所弗及學使尊而爲日暫與士弗親學官親而體統卑士或狎之弗畏弗親則教不入弗畏則教不肅惟山長於官爲賓師於士爲父兄無二者之患焉錫三可以行其志矣且錫三釋褐登承明不汲汲于進請假來歸

發篋讀書而慨然於古今治亂之原天下盛衰之故臯比獨擁
激濁揚清深求而固蓄之記曰惟數學半其於臺灣之士相與
有成也必矣臺灣南盡浙粵東過江南山東北抵天津而極於
瀋陽海外一大都會也臺灣安則東南蒙其利風雨之所和會
山川之所磅礴彼桀驁恣肆者其始大抵魁倫而奇傑者也嗚
乎是教失之也東之以禮法深之以學問忠孝之義明則功名
之途正儲才以爲 國家用儒者以人事君之道也錫三勉之
矣鼇峯書院者全閩育才之奧區也自清恪張公以後人師經
師比肩接踵而張惕菴林青圃鄭西霞孟亦園游彤卣陳隱屏
十數公其門牆尤美遠則文勤蔡公近則文忠林公於肄業尤

爲有光錫三來自鼇峯其必有所以無愧於鄉先生者行矣廉
頑立懦匪異人任也他日教成其臚舉佳士移書以告我故人
也

與梁禮堂書

江君設叔評僕詩云閣下有蓋代之才而未免爲明人國初人所囿須先藥以山谷僕聞斯言躊躇終夜夫設叔與僕相見不過一二次毅然作此語無論其見解之確卽其愛我可謂至矣得友如此所宜鑄金事之辦香奉之者也然揆之鄙見竊有不解欲質之設叔恐負其惓惓之意欲默而息又私心有所不盡鄙吝是終身自棄也故敢略陳之左右幸爲我婉詢設叔其必有所以引伸而教我者僕於詩本無師承少時肄業沈歸愚唐詩別裁亦嘗效之然於心毫無把握稍長流覽諸家竊謂詩三百篇皆聖賢不得已之作非不得已則必無詩矣得不得已

之旨者惟子建少陵爲最故於二家之詩有志焉明詩則未嘗有所傾倒。國初亦未嘗有所向往若宋詩於性尤爲不近山谷內外集亦嘗屢觀之然終始不知其所以美卽坡公亦覺其言盡意盡總不能於心無間也惟陸放翁陳后山性情尙爲敦摯耳至近日之學宋詩者大抵粗頭亂服自謂秀骨天成然自僕論之非頽唐卽蹇澁耳夫詩之正境至唐盡詩之變境至唐亦盡以後無非學唐者宋人學唐人生趣而失之枝元人學唐人設色而失之猥明人學唐人結體而失之枵然唐人亦未嘗無枝無猥無枵也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亦各得其性之所偏耳然非偏不至固不必是紅非素喜辛惡酸也且夫詩之本原

不在此也本原者何性情也卽所謂不得已也此固非時代之所能拘體格之所能沒故僕平日論詩必以精神固結肝膽輪困爲主而專言生新拗僻者無取焉袁隨園學楊誠齋翁覃溪學黃山谷學蘇自宋綿津至近人宋芷灣尤不下十數人皆赫赫有時譽然其利弊亦大略可覩矣學唐人不至不過於庸學宋人不至必入於野刻鴿畫虎自量其才而爲之可矣僕嘗戲謂蘇黃天人也吾無能爲役矣是誠不敢自昧者若夫張亨甫則才名甚著然僕未嘗與之遊亦未嘗奉其教啟叔意若靡薄亨甫其靡薄之果是乎蓋亦不必辯其非也取徑不同耳啟叔僕聞其名十餘年又承其摯愛如此敢不力求洗伐以副知己

然士不可以不宏毅聞過不改非毅也不知其所以過而遽改之亦非毅也以足下知我故敢私其狂妄之論可詢敬叔則詢之不可詢則姑置之勿辨僕異日或有悟境尙當北面而禮我敬叔也

魏又瓶先生愛卓齋集序

近代古文有二弊一矜考據一涉小說考據侈其博體不潔小
說侈其容體不尊矯其弊者或又貌爲高淡簡肅似老而率似
渾而淺萃天下卓越才智之士治而成家者蓋不踰十數人而
此十數人之中尙不能不大醜而小疵嗚乎何其難也吾鄉爲
古文嫡冢之鄉前朱梅崖後高雨農皆能磨濯韓歐而通消息
於秦漢雖崑山之顧堯峯之汪秀水之朱桐城之方何多讓焉
然而今則稍衰矣若又瓶先生者其何可多得哉夫治古文始
視質繼視養其質剛其養嚴劉中壘之文也其質重其養邃董
江都之文也其質達其養健賈長沙之文也其質宏其養舒二

司馬之文也後人或恃質而失養或誤養而失質恃則驕不能
深造矣侯壯悔袁隨園是也誤則岐不能中達矣魏叔子劉才
甫是也嗟乎聚數十年精力以學古而使人詫爲才子指爲雜
家亦可以已矣若先生則能葆其質而勿害其養矣先生舉鄉
試第一謁選得縣令不就歸爲學官持師道自重尤勤於讀書
九經三史點注屢徧發之於文博而不見其雜也容而不見其
靡也氣勁而言遂有物有則於劉董爲近彼貌襲者烏足以知
之余嘗論今日之文若張臯文之淵茂惲子居之強毅駸駸乎
有跨越前輩之意以先生驂斬其間吾不知若何然以視隨園
才甫之所爲吾知其必有異矣先生冢嗣子安高才博涉辱與

余善余窺子安之學益嘆先生之淵源遠也一日敬奉此集命
余爲序嗟乎余何足以重先生哉況乎四郊多壘人心若鶩上
者取富貴下者謀身家古文雖立言之一端而久爲不急之務
矣梅崖雨農之姓名其稱道焉者殆亦寡乎且子安與余皆窮
約不得志果何術以張先生之業因相與嘆息而不能已也

與炯甫書

炯甫三兄足下一別數年無日不神馳左右極思一通問候而百感蒼茫言不知所自始是以投筆屢輟耳伯偉歸自京師備悉玉體無郤起居勝常實深欣懌又聞足下官況雖貧官聲日起想古道照人必有異乎流俗之所爲者慶何如也銛累年困頓東西依人八口嗷嗷且無以自給尙何敢侈然更作高論哉今年四十有三矣精氣日耗志趣日卑自撫生平誠不知置身何等素蒙眷注誠慚誠愧無以對我知己也舊年寄跡永安之大嶺其地四山環抱甕居穴處瘴氣塞戶牖不及百日一病幾死當此之時萬念俱盡惟一二述作未得相知者爲之點定覺

往來於心不能釋然耳昔嘗有句云千秋豪傑羞文字曾幾何時乃惓惓文字如此噫可以知其學之不長進矣近編集得詩十卷詞十卷古文二卷詞話雜記十餘卷疾苦之音充紙塞筆以云聞道固爲未也然稱心而談懷抱頗藉以自見闊絕數千里何緣一貢之長者之前而指顧其是非乎敬錄東南兵事策一篇伏望公事之暇稍賜省覽迂疏鹵莽敢謂有當於世務第心所謂危亦言其所欲言而已矣肖巖筠川俱作古人平日交遊零落逾半塊然獨處誠覺寡歡况復詩書道盡風鶴屢警近者髮匪竄入上游將樂順昌俱失延平之門不啟已匝月高者天厚者地豈其無意於斯民乎抑何其禍之未艾也竊謂近日

天下大患在人心亡即使兵多餉足亦復何濟紀綱旣墜廉恥不修內無國計外無民生以盜賊爲奇貨以疆場爲利藪賊至則畏死賊去則樂禍賊非有用也民亦非無良也濫觴之水流爲江河誰之咎哉內顧若此外顧若彼以中材涉亂世愛我者何以藥之少年氣盛妄希一切涉歷以來始悔讀書太淺若得荒江老屋之下閉戶數年庶幾稍能自立然而古人斷齏畫粥今也葢粥亦無之則此願將何日償乎已矣昔賢典郡不廢嘯歌衙齋著作不知若干能相示以大凡否附到聚紅榭雅集詩詞三種聚無聊之人作無聊之語是亦銷磨歲月而已不足以文爲也然亦見鄉黨尙有此數士焉

與魏子安書

尊甫先生之文剛健純粹澤於古者深有油然之光更有毅然不可犯之色世之貌爲八家者相去不啻倍蓰鉅五體投地歛服無量惜乎不早振拔一及其門而請益也猥蒙不棄屬以編校間命之餘悚惶不已第以尊甫之文古人之文也足下又熟於古義不敢不竭其萬一之愚敬擇其至精者爲內編稍次者爲外編而略陳鄙見於左竊以古文一道結於篇幅者爲氣體見於字句者爲義法誠能服膺古人而又能好學深思則氣體未有不高義法未有不精然亦有時不盡如吾意者則往往爲篇目所窘贈序盛於唐字說盛於宋壽序盛於明而壽序尤爲

不尊何則贈序字說尙從我說壽序多從人說其體與諛墓相等故能手不得已則通其法於傳誌臚列其人之生平而稱道之然亦稍去其濫而已究不免和光通融之意是以不貴也有韻文至戲曲極矣無韻文至八股亦極矣元明以來別集深書大刻森然爲傳奇作序者甚少至於八股則飾之曰爲聖賢立言不禁諛諛樂道如艾千子曾弗人集中十居其五噫果信八股爲不朽乎夫唐人以詩賦取士其載於文苑英華者尙多然當時并未聞編爲一集鄭重而序之者則以其有所爲而爲之也官文書別爲一體雖有高才不能不遵令甲雖有絕藝不能不循時式古人亦有時編之文集如劉歆移博士文韓退之復

體議等類皆當時官府文字然去古未遠其體尙雅至後世則不無近俗之嫌蘇子瞻表忠觀碑全錄趙清獻奏議首以臣抃言終以制曰可則非當時之式矣秦漢以後章奏羣臣無不稱姓其制詔或曰勅或曰旨其言甚夥亦無單曰可者蘇公殆嫌其不古而文之以史記之法然取他人之章奏入己文則可以剪裁若我自爲官文書萬不能不從俗則留之尤宜慎也故鋌於集內此三體欲存其精實而有關係者其餘概歸外編庶幾氣體義法之間可以兩無憾乎古來官制科目與今率不相符以巡撫爲中丞謂知府爲太守稽之往秩大抵不合而莫甚於舉人曰孝廉貢生曰明經文中偶爾從衆殆亦無妨若立題則

東坡全集卷之二
三二
似乎不可擬賦蓋起於韞近唐以前未有聞焉月賦假借仲宣
雪賦託名枚叟此亦子虛無是之類引古發端非擬其體也古
人擬體多施之詩文選所載或曰代或曰擬其後乃有見之文
者有見之賦者然頗游戲至爲古人補作如集中蕭何尉佗二
書此東廣微南陔白香山湯誓遺意然亦非正軌所係置之外
集爲宜代秀潛祭外姑文致嘉義學書一情頗虛一事頗狠不
足存也若篇末所附評語則允宜剛削古文爲立言一端不輕
許人亦不輕受人許况其人又非專家乎鋌最笑吳天章詩集
縷載阮亭揄揚之說近日劉才甫於古文極自負亦蹈此習不
知紙尾學問全謝山以譏何義門眉批旁注此時文面目耳非

法也詩雖先生餘事然經生之作本原自厚宜全留應試帖體
鋌於此道不深不敢置議顧以鄙見揆之蓋鳳之毛毳也雖然
末學膚受豈庸妄測高深第愛敬之至遂不勝其往復之思且
與足下蓋昆弟交也亦盡其爲後輩之道而已文章天下公器
知必有所以教誨而裁正之言繁不節幸爲原宥死罪死罪
敬白

賭棋山莊集

文三

長樂謝章鋌枚如撰

星村五十壽序

余鈍拙不合時宜與余遊者大抵厚於情薄於習星村其一也
臺江界山海控其左曰鼓繞其右曰旗五虎案其前烏山于山
屏山坐其後清淑旁礴之氣化爲烟霞雨露有時萃之人嗟乎
烟霞雨露人視之不甚惜也然而無此則天地之文章盡矣讀
書失職之士人視之不甚惜且甚厭之也然而無此則人道亦
墟矣是故天之所貴人之所賤也人之所棄天之所取也星村
家臺江其獨有得於天者乎星村故家子其父令甘肅其兄令

安徽星村不自知其爲貴介子弟也好與貧賤多文者處始交
亨甫繼交芑川星村之學乃成然而星村學愈懋窮愈甚其爲
人亦屢變而不克變少年跣弛舉目直視按酒徵歌揮斥萬古
雲爲之低月爲之小人或目星村爲狂生星村與爲狂生者有
年旣或告以涉世之術星村乃噤齟其口舌屈抑其肢體癡步
懸揖謬爲恭敬人又目星村爲腐儒星村與爲腐儒者又有年
然而星村非時人也不知時法其於學問見璞識玉其於酬應
向東忘北一念之間老孔迭用一跬之內夔蛇自角於是星村
乃大困浩浩落落萬物盡亡而元氣不死今日乃有吾星村矣
星村見天下無非可憐之人力旣不能濟則嘆息事父孝事兄

恭待戚友和且敬或狎而玩之而星村勿忤蕩其奧竅與爲無
涯淡以袒裼爲冠裳視污泥若玉帛其有類於不濁不清者乎
吾烏從而測之然而星村又介甚吾交星村二十餘年矣未嘗
見星村以貧告人從人乞貸閒嘗篝燈縱談累夜不寐高聲誦
詩曼聲度曲顧盼甚怡飲啖甚健若脫然無累者而其家則不
舉火已數日矣星村其有道者乎臺江魚鹽雜香商賈之所出
沒錙銖并命富貴殺身星村卓立其間山川之清氣在星村矣
嗟乎吾友肖巖芭川皆與星村善其好學安貧略與星村等然
而芭川年不過四十肖巖年不過五十二子者目中湛然胸中
闕然百憂勞心萬慮摧形殆以此而促其天年乎星村芥蒂不

設天君甚泰元氣者谷神也元氣不死則谷神全矣然則星村
雖期頤可也性情不斲則妖孽不作星村其爲我舉觴一醉我
將與子決之於天

祭梁洛觀文

嗚乎天運陽九多能不祥年少而慧才與壽妨夫子抱素獨立
蒼茫太阿出匣睽賜其芒平生幽憤蕩氣回腸雙眸猶炯若狷
若狂摧剛爲柔俯仰難償世法旣窘苦心自藏悲風西來萬葉
墜黃孤舟誰濟涯淡汪洋委夷其間飄泊無常蠖屈窮蝼視彼
翱翔米鹽瑣碎中有古香發爲秋聲不宮而商幽蘭欲笑白露
自涼海山一碧遠有唳鳳揉花作繭尺寸金量旁觀怵服如錐
處囊克嚴克翼臣精以亡面不華色爾眉孰揚靈虬旣駕歸於
帝旁淒淒么絃揮淚登堂臯某不復索室傍徨匍匐踴踴有酒
盈觴魂兮歸來戀此故鄉尙饗

家母六十乞言序略

章鉅三歲失恃以養以長翳我太安人之力是賴太安人系出
會稽俞氏先世官閩占籍侯官外大父以才幹顯外大母何氏
與大母爲同堂姊妹太安人明慧端靜大母每見必嘖嘖稱羨
先母丁太安人既厭世大母請於大父遂繼室焉余家自高祖
云美公以來門內外皆有法曾大父慈田公講宋儒之學女教
尤修太安人舉止無違禮親串數十人咸向大母賀得婦大母
素撝謙至是欣然曰汝言誠不謬大母偶病太安人輒忘餐病
中寡言太安人能視色而進所欲侍立床幃或連十數日夜不
釋衣以故大母見太安人必笑曰非婦也其女也先父喜酒好

賓客廣筵日具太安人親視餽割咄嗟立辦先父未嘗有拂意
容退則章鋌捧壺侍太安人隅坐稱述家世或舉親戚中可喜
可愕遺事詔章鋌以備勸戒先父引觴坐而聽之欣然嘗有句
云火煖山妻勤釀酒泉香孺子解烹茶蓋忽忽四十年矣先父
性嚴重章鋌少頑劣先父怒則予大杖太安人不敢阻杖畢太
安人未嘗不流涕撫摩之然章鋌舉動稍蹉跌太安人則默默
不語章鋌則惴惴然懼章鋌知省悔太安人乃喜章鋌好急人
之急力不勝輒悵悵不能自釋太安人察而知之必細詢之必
多方以教之曰竭吾力焉猶無濟也則吾心可以卽安矣先大
父旣老謝家事先父卽世先大母復逝家亦中落殯殮後章鋌

出謀餬口飄零千里所得不足以自庇太安人拮据有無其懋
苦無聊之况蓋有人世所不堪者章鋌旣歸長跪悲涕自責太
安人曰噫兒何歉也兒誠自愛此何足云章鋌無狀不能顯揚
然幸保素節不見棄於君子者匪獨祖若父之教抑亦太安人
慈訓有以致之也太安人二兄二妹兄善病妹早寡衣食率仰
於太安人其後兄妹俱逝而外家失嗣停棺數未葬太安人竭
資襄窀穸命章鋌歲致祭至今無間然太安人一念父母未嘗
不欲獻動容蓋太安人有至性而明於大義如此先大父旣歿
之二年章鋌請于太安人命余婦治家事雖貧薄而太安人之
心稍安然太安人早起晏寢躬親細碎如平日今年六十章鋌

稱觴上壽敢摭其略以俟立言之君子有所擇焉敬略

木南山館詞序

洛觀歿三閱月遺集告成其友謝章鋌忍淚而志之曰余識君將十年無順境無歡容人生非金石臣精幾何其不銷亡哉君闕閱清華讀書世有聲弱冠裙屐灑然雖王謝佳子弟不過也未幾遭太夫人憂又經數喪家驟落尊甫客居君獨力拮据門戶夜眠不交睫然君內撫弱弟少妹外接戚友充充若有餘雖至親密戚不知其疲也是時余方與梁禮堂劉贊軒治詞學招君與其事君齒稍後於余抑然不敢以輩行視每從余問故余重違君心必盡言君輒悠然得其意以去其後君詞大成出一語見者皆誦服而君不自以爲能烏石之陽有山館焉羣峯左

右拱大江接於几席高秋風利萬葉漸飛余甲夜與君登其上
君忽惘惘有所思謂余曰人生歲月一轉瞬耳如此江山亦正
需人嗟乎父其老矣弟其少矣修名不立詎復圖富貴爲余傍
俛無以應對坐良久徐歎而起殘月半規蟲聲入戶嗒然若不
知天之高地之厚也問數月而君遂甚病君於文無不工而填
詞尤有神解幽思爽節動與古會而余微嫌其聲咽嗟乎可傳
者在此其不祥殆亦在此也然使君抱塵襲俗謬爲膚悅遂能
百年無恙耶而謂君其以彼易此耶世之英俊多矣求如君之
深心果力百不一二君不短折其造就誰窺涯涘哉乃天旣困
之阨之并此勞生而亦靳焉能無悲乎綴拾緒餘以俟後世之

知君者同治乙丑仲冬二十有一日

鄧節母頌 并序

從來魁奇豪傑之士得力於母教居多是故孤子而無聞則已
孤子有聞其必加人一等矣往昔所傳若鍾郝若歐陽且勿論
吾舉其近且顯者蕭山汪輝祖龍莊信士而慈吏也始以師道
取重於當世繼則釋褐就赤紫政績書於國史其所著佐治藥
言學治臆說諸篇膺民社者莫不尸而祝之嗚乎尙已然吾讀
龍莊所爲二節母傳言之又長言之鄭重無已吾乃嘆龍莊之
賢之有自來也而龍莊方勤勤懇懇求傳誌銘贊思所以不朽
其二節母者天下能言之士濡筆而起不多龍莊之賢而多二
節母之能教嗚乎凡爲孤子者視此矣鄧君獻臣楚名孝廉也

筮仕於晉晉人宜之然而鄧君曰吾守吾母之訓而已矣夫鄧君之母節母也鄧君之賢未知與龍莊孰多然而鄧君可以不朽其節母者方視龍莊而未有艾也顯親揚名誰能測其所止哉鄧君介吾友楊鳳巢屬爲一言余視其傳誌俱備不復贅別爲之頌曰女貞生子作蘭芷蔚爲國香三千里夢中見母知母旨登堂理民思母喜一事違民母所恥晉山巖巖晉水瀾瀾我有女宗敢告閭史移孝作忠乃由此

山說

同治六年作

水天地之血也山天地之骨也無血不生無骨不立西北之山多岡其闢如田其翕如村東南之山多峯其植如戟其臥如壁西北之山學人也東南之山勝士也且夫山之體曰高曰大西北之山以大爲高驟而履之不知其高也蜿蜒千里漸而高者也東南之山以高爲大蹴而幾之不知其大也嗟呀四起引而大者也然而西北山國也平原曠野山骨之開張者也故其人厚重而知常東南水國也重巒疊嶽水氣之布濩者也故其人靈動而知變嗟乎吾觀西北之山而知君子所以爲學學以博有容者也吾觀東南之山而知君子所以爲品品以峻有守者

也骨凝血通元神不死君子參天兩地之道在是矣

將委於荒烟蔓草而莫之恤其何以尊 國體而妥神靈歟昔

孔子問禮於老子稱之曰猶龍夫以老子超然萬物之表臺之興廢非於其道有所增損也然而誠能明其清淨無爲之旨則士獻功而不爭於朝民圖利而不爭於野怵然不敢爲天下先豈獨可以靜人心抑亦可以戢兵禍則斯臺也其亦章教貞志之一助哉方今道德功業文章意欲跨越畢公而上者實大有入斯臺之復吾知可計日而待矣道士貞教供灑掃之役於臺不言罪也陳其梗概求余作疏以俟有志天下而深於老子者

將委於芥塵蔓草而莫之恤其在以尊 區體而多所盛與者

孔子問禮於老子稱之曰猶龍夫以老子超然萬物之表臺之興廢非於其道有所增損也然而誠能明其清淨無爲之旨則士獻功而不爭於朝民圖利而不爭於野怵然不敢爲天下先豈獨可以靜人心抑亦可以戢兵禍則斯臺也其亦章教貞志之一助哉方今道德功業文章意欲跨越畢公而上者實大有入斯臺之復吾知可計日而待矣道士貞教供灑掃之役於臺不言罪也陳其梗概求余作疏以俟有志天下而深於老子者

與董硯樵書

硯樵閣下驟合驟離思之悵惋昨從穎叔方伯處詢問起居知
俱安善甚慰嗣於陽月接奉手諭又悉近境頗窘爲之徘徊輾
轉不能釋於懷鋌久嘗此苦愈知從者處之之艱日來果何似
耶閣下近局總以奉身而退爲上策旣不能退則且開懷與爲
委蛇以古人爲入室之賓以筆墨爲銷憂廣識之地溫燭舊業
以俟異日之建樹所謂窮愁著書者舍此無他法矣鋌意興亦
甚蕭索今年所得詩文不過十首且有不足存者自愧學道未
深心爲境累若是也近者新政疊來當局各有跋前疐後之勢
主人如此游子可知故鄉旣不欲歸遠行又無以自庇家貧親

老修名不立中夜起坐悠悠者詎不與草木同腐哉近定同州
講席來年且小住鄙意西北隱憂甚大關隴尤迫目睫辛垣衍
問魯連先生之言可思也庾亮之塵王尼之轍言之能勿慨然
耶方今天下有軍功無吏治夫吏治盜賊之源也不勤吏治而
勤盜賊軍功愈盛盜賊愈多此豈國家之福哉亦豈盜賊之
幸哉然所謂吏治者非操切谿刻以法律爲詩書也其要使吏
有餘力能愛民得民心而已矣昨盤屋道士求作經臺觀募文
雖爲彼教立說其中頗有微意君以爲何如耶反覆來詩含愁
掩抑思深哉閣下子姓甚殷雖有童烏之戚幸以莊列彭殤之
旨自外也山川間之何日得接臨筆不盡欲言

書守城輯略後

天子之守在四夷諸侯之守在四境大夫之守在四至守在城非策矣古之用兵者攻心不攻城言戰不言守守必由於戰也且夫四境破碎矣守省城何爲也四至糜爛矣守縣城何爲也無論其不可守即使可守而守土之責遂畢乎孟子曰鑿斯池築斯城與民守之卽繼之曰效死乃知守者死法也非萬死不出此也然天下有倉猝之時則亦有倉猝之計意在城而用意不在城用意不在城而有時用意在城其中亦有法焉則夫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置之死地而後生歸於得人心而已矣是眾志成城也守有形之城不守無形之城法

有時而窮城存與存城亡與亡城竟亡矣一瞑不顧究何益於城哉乃知守城之法備一策焉耳孟子所謂無已則有一焉孔子所謂去食去兵自古皆有死也兵法曰靜如處女動如脫兔致人而不致於人先爲不可勝以待可勝守四境者雖越境而戰於鄰省可也守四至者雖越至而戰於鄰邑可也死守一城吾決其城之不守矣讀是書者其勿區區於守城哉

時藝殘稿自序

余治制舉文將三十年而緘口不言非輕之也先大父於制舉文最精平時執業侍側源流正變頗晰於心噫難矣非數十年積學窮理欲求名家而可得乎小子之所爲者土苴耳芻狗耳取給一時何足言文且少年氣盛頗思讀有用書又性好泛鶩撰述雜進致功於此道實淺故所作隨手棄置或賣以資活求之筐篋百不存一信乎其不足存也雖然余今年四十有五矣精神志趣日疲日污嗣茲以往自分無復長進衰至便驕有不自知其鄙吝者譬之貪夫當其志氣勃發雖精金美玉若不足屢其搜求也迫窮困無慘忽撫其敗絮朽飯而不勝提携愛惜

東坡全集卷之三
三
焉豈不大可笑哉嗟乎先大父九應秋試九薦而不售小子所
學毫不逮先人而數奇幾與先人等是則盡然傷而愈覺赧然
愧也姑留一二以志吾過而已矣敢言文哉

酒邊詞自敘

余嘗登峻嶺臨溪而坐亂松怒號幽蟲自咽奔泉向東作虎嘯
村歌數聲起於隔岸風徐徐送入余耳余恍然若有感觸歸而
填詞所得漸多或曰其中有天籟焉或曰嘔啞啁哳難爲聽也

詞後自跋

余二十一歲始學詞其時建甯許秋史廣隲方以詞有名於世秋史兄弟姊妹數人皆能度曲操管絃家有池臺水木之勝暇日輒奉其兩大人上觴稱壽各奏一技以相娛樂其於詞也蓋能推而合之於音律秋史之言曰填詞宜審音審音宜認字先講反切則字清徧習樂器則音熟然其得心應手出口合耳神明要妙之致非可以言傳亦非可以人強也余因是不敢爲詞者數年其後多讀古人詞覺時時有所疑久之乃慨然曰秋史之說可從而不可泥也夫詞辨四聲韻書俱在言語雖不同而四聲則有一定且今之傳奇往往一人填詞一人正譜有自填

之而不能自度之者故宋人之詞亦不盡可歌夫聲音一道詩
轉爲樂府樂府轉爲唐人絕句唐絕句轉爲宋人詞宋詞轉爲
元人北曲元北曲轉爲明人之南曲然陽關清平之調雖亡後
人未嘗不爲七言絕歇拍哨遍鬲指聲之法雖亡後人未嘗不
爲長短句審如秋史言則豈獨詞哉詩不能合樂雖終古不作
詩可也余毋甯爲盲詞啞曲而已矣於是乃復填詞積之遂得
若干卷其聞余風而起者亦不乏人雖然秋史之說正道也惜
乎秋史已歿其所謂神明要妙者終不得聞矣嗟乎秋史不且
笑余爲無知妄作哉

稗販雜錄自敘

嗟乎古之盛臣傑相與利除弊挈領提綱大抵有百世之量後世人才不古若然協資羣策亦有十世之量今則相市以虛名其量不能一世夫百世十世之量其效未必卽能百世十世若不能一世則無所謂治矣著書亦然故有千秋之書焉有一時之書焉若今之著書者則希冀一時而不可一時者也吾嘗稽之班氏說儒家名家法家墨家縱橫家其家不止以十數較以今之書多不似蓋近於小說家者十之六七近於雜家者十之三四嗟乎古人以學爲書書自內出今人以書爲學書自外入其學不立家法其書遂無以名家無所歸乃歸之於雜家其

去不成家者一間耳吾始讀書喜賈長沙繼又喜陸宣公於近代最喜顧亭林之數子者大旨不背於儒而其意則時用名法乃吾自爲書又往往與應仲遠洪容齋相出入而其精尙不至焉甚矣吾之孱也吾何家之從歟往歲曾爲瑣記今復成數卷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或有萬一可備於芻蕘雖然文章之成也有深乃有淺今則淺且不足言矣有醇乃有駁今則駁且不足言矣內心少外心多是班氏所謂慢羨而無所歸蕩者之所爲而已強而附之於雜家足乎不足乎嗟乎少壯不自努力與時異趨今且四十五十不肯自泯默支離破碎妄思後世知我之人是何異論治者當其世方岌岌不能保乃攘臂哆口詡爲挈

領提綱與利除弊也噫是亦不自量也已

脩杜工部祠碑記

牛頭寺旁之有杜工部祠舊矣按工部雖籍襄陽而實出長安之杜故其詩曰杜陵布衣曰少陵野老曰杜曲桑麻田蓋本源邱首之思也工部忠君盡國而長安爲唐帝都都是當年獻大禮賦詠早朝詩之地也魂魄有知尙當戀此矧其爲桑梓歟然則於此祀杜詎不宜哉吾友穎叔方伯有志於杜者也以大京兆出爲陝藩是時陝方用兵壞門破堡千里無色崇壇鉅廟蕩爲微塵而杜祠之頽於荒礫蔓草固其小焉者也穎叔故能詩至是不暇作詩亦不敢作詩孤鞭隻幄轉移戎馬晝視師夜省餉軍書旁午之中或以捻至告或以回至告一燈獨照念子美許

身稷契之言伏几三歎嗚乎其相感者微也越同治戊辰余遊秦於是穎叔在官六年矣大府日奏昇平百廢具舉木石之聲不絕於道而穎叔方以歸養請既去官數月乃出資修茲祠曰此亦余夙昔之志也中爲享室翼以扶廊左闢遊讌之所右舊有文昌宮並新焉雜樹花木庀器用凡祠所應有者略備與工於某月告成於某月共糜金錢若干其詳例載碑陰嗟乎唐之詩人多矣而獨尊李杜往往尸祝之何哉豈真有私於其鄉先生耶毋亦以其能輕富貴不敢以無賴及國家也不然子美始善房瑄繼善嚴武稍爲委蛇皆足以取世資乃何以每飯不忘君若此而老大意拙又若彼也嗚乎後之遊茲祠者近攬樊

川遠招終南俯仰高深當亦有慨然不能自己者乎吾姑俟之
是爲記

炯甫岷雲樓續集序

噫幸矣吾今乃竟得見吾炯甫耶余與君別十五六年余在閩君在隴相隔萬里固宜不得見及余遊晉則相隔不過二千餘里繼從晉遊秦則相隔不過千餘里然累年不能通一書每撫几叱曰欲見炯甫其必夢中矣穎叔謂余曰吾昔與炯甫居京華時少鶴琴西俱在相聚輒飲酒酒酣輒賦詩拈題選韻杯案筆硯移左轉右欣欣然不知昏曉及炯甫將令甘肅則益復飲酒益復賦詩曷炯甫必爲龔黃必爲召杜今炯甫仕宦不進浮沉於盜賊戎馬之中舉家饑寒繼以死喪嗚乎可以休矣相與嘆息者久之於是同治八年冬十月矣余病後將之郟原走別

穎叔未遇歸忽報炯甫已至在穎叔所余不自覺病體之羸也足欲止而若有推之者登堂拜謁起立不知所云仰而視之則見其顏色如舊甚喜及就坐對酒譚吐氣稜稜不減曩昔益甚喜翼日炯甫出近詩示我略觀一過作而笑曰君何憾也不昌於富貴則昌於文章詩至此君可賀矣然詩至此君亦愈可悲矣嗟乎天下有意外之得必有意外之失吾見世之多藏厚亡者其不名一錢與君固窮之境略同然而獨少此十數卷詩矣且夫陽九之會元黃反覆民怨如水鬱闕四決繁冤不伸禍亂不已得君詩爲之宣洩雖未能遽使之平然於無所控告之時忽有聞聲噉吁起而慰藉之者亦可稍捐其忿之萬一矣且使

後人於運會有所考焉變風變雅所以登於三百篇者非是故乎穎叔素知君當以余言爲不欺也嗟乎余少君十餘歲辱爲同年生君道氣粹然余則槎枒不入時君顧酷愛余余亦嚴敬君相規相勸余兩人素不相隱也憶余曾謂君宜養性以簡君亦謂余宜治心以密且引衛武公瑟憊之詩爲說維時余年三十餘而君五十矣今余亦五十而君且六十有五矣然而余窺君之著作如壞雲壓屋天地互倒突見老梅數樹含香冷笑於重陰之下乃嘆君年愈高遇愈窮而才愈懋氣愈固矣若余則窮年奔走薄植荒落心知其意而力不能竟其途蠅蠖綠壁屢升而屢墜簡與密兩無所得焉其愧君負君亦已多矣今君將

跨江越海棄官歸山吾願君委心任運勿傷哀樂壽夭窮通等
之泡電餘閒則收召精神調劑古今以千秋傳人自壽一經猶
在含飴課孫其於君學道之素當亦無悶焉後世有揚子雲撫
其傳書或咨嗟太息曰斯人也固與穎叔虎視壇坫低昂天下
士而枚如素從請益不敢以輩行抗者也如此則余將附君以
不朽矣十一月戊辰朔謝章鋌倚裝序時蓋見君之弟七日也

華山後遊記

華山余舊遊也去年秋偕穎叔凡得詩數十篇冬王霞舉兵部來秦讀之喜今春余之潼關霞舉歸河東出之路同穎叔曰挾勝友登名山人人生不多得也二君有意乎余曰願之將以二月晦行大雪不已旣駕而罷袁篠塢學士招之飲圍爐淪茗庭清戶潔恍惚置身於天池玉井間縱談至三鼓乃別

翼日出郭數里霞舉至並車而馳霞舉曰吾嘗登東嶽矣吾至今口不言嶽華山亦嶽也不知吾意中之東嶽較吾目中之西嶽何如也余無以答行二日上巳未至華陰十里華陰令張君遣僕迎於是天微陰巖壑隱見旣而雲拱山半羣尖盡出若芙

蓉之浮於水微風乘之空青不定入衙齋甫及席似有窺於牆而招之者則齋頭正對三峰方速客也余急欲往逼具飯而呂曼叔兵備命使自關來問行期余曰敬謝主人此心爲金仙玉女所攝請以三日或五日往尋取也

飯畢十里至玉泉院入門悄無聲循澗省之泉小於去秋數寸余爽然意失登堂小憇張君亦至霞舉曰東道毋乃勞甚余曰但願登山能努力若百計取之不下方爲勞也相視大笑張君旣去余出就廡下忽聞琮琤琤趨澗旁泉長逾寸白雲如蓋黑雲如幅亘其中雨點瀟颯撲衣有聲眼色蒼然矣招霞舉入希夷洞洞甚小希夷石像睡其內因分據其牀下盤膝坐雨聲

迫於上泉聲激於旁僮子執燭侍亦寂寞有道氣竊意我輩狂
談希夷臥而聽之使其有知想亦樂也霞舉曰玉泉院修禊希
夷洞雨中聽泉得此佳題頓恨無詩余曰雨不止灑道耶抑拒
客耶明日將奈何夜深矣且歸寢

中宵輾轉不成寐稍瞑卽寤急呼僮問之僮曰東方白矣日光
射樹杪矣余攝衣起視之信水聲愈大四山呈豁促霞舉同飯
遂肩輿行迎石避泉驟左驟右將至大上方有瀑布數道垂波
掩綠萬珠齊下山勢皆靈石氣亦潤霞舉稱快輿人曰此特其
小小者耳夏秋水發或暴雨則一噴十丈一漲數尺耳二十里
至青柯坪下輿子告霞舉曰自此不能輿矣霞舉卒然曰君有

戒心乎昔歲之遊聞君幾不成行信乎余笑曰信山路險不敢
勸也且素性不以能上人君往予不後君止予不先余之與穎
叔游也亦能霞舉奮曰余能

舍輿循崖走寒氣森然四顧無路有卓立當前若阻之者則回
心石也迤邐上千尺幢歷百尺峽寬不盈趾高不見巔扶絙起
伏手足並用度二仙橋忽見丹碧輝煌臺飛桷動是爲瘟神祠
視其門則大書某某公館詢之則其主方官於外寄孥山中者
古凡高明可望遠則曰館館之文與觀通巖居號館名與實稱
但公館二字見於禮今之所謂公館皆私館耳多在通衢達巷
茲竟越嶺跨岡遽集於此果出山耶果入山耶豈此中有捷徑

耶而不妨人鬼之相迫耶余與霞舉據門而休輿人從其厨娘
乞水飽飲去遂及老君泥溝前挽後推偃僕猛進如猱升木如
牛負耒余以再經殊忘其險嗟乎習於險者不見險不見險者
乃愈險矣局中人不悟也溝盡趨雲臺峯

雲臺峯俗以配三峯謂之北峯然以視三峯則耳孫之於鼻祖
也傍晚與霞舉同立觀前仰望蓮花峯壁立千仞於時積雪未
消渾碧之中虛白數點殘陽倒射如目瞬睛余笑曰山靈不須
作阮籍眼對人耶復至觀後渭流回曲兩兩相當潁叔前詩所
謂雙鉤搭渭水束帶趺弓鞞者誠工於體物哉暮色冉冉來矣
初月不輝羣星爭出其光倍巨於尋常霞舉睇視久之忽嘆曰

狼何赤弧何不正也傍人因述回逆蠢動夜望隔河烽火咫尺
隱隱聞哀號聲蓋前數日事耳

是夜夢在絕海中波濤顛播舟將覆駭而醒澎湃鞞鞞猶聞餘
響突有呼且嘯於門外者又若巨物連墜於地急起開窗視之
矍矍中宿鳥三四據石怒號亂葉回旋作車輪勢百尺之下鼓
角齊鳴蓬勃而上蓋風也閉窗風與窗拒着力按之乃克鍵屋
瓦簸簸若將飛去前焱未息後暴又起疾徐遠近萬種之音皆
備誠爲聞所未聞矣或云西澗有虎茲其虎爲之耶日則貺以
色夜則貺以聲予以爲山靈待我厚也

次午風稍息鼓勇上蒼龍嶺外陡中聳側足焦原一落千丈輿

人曰前此旁無扶欄行者遇風則伏風過始起不然隨風而墜矣抵五雲峯俗以爲中峯道士謝明通年八十樸訥無酒肉氣殆彼教中之巨擘乎近者關隴用兵失職之士敗軍之將輒以玄門爲遁逃藪或托鉢下山趨轍攸閣妄談禍福希圖望外皆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者是烟霞之玷也亦風俗之憂也逾午出金鎖關與三峯近路亦漸夷各翩翩有仙意矣

登玉女峯尋洗頭盆不得道士指小窪數坎以實之蓋非也歷東峯而下道半入山坳有堦十數級皆白玉也卽之則積冰耳覘其旁若柱若筍若絲懸崖垂垂風來琤然作琴絃聲階滑不受足匍匐而上至南峯尋丈之外連雲莽莽旁有笑者曰南峯

雖高無所覩也嗟乎世之受蔽於目前而輕量天下者大抵如斯矣夫豈知渺黃河於衣帶撫首陽若拳石哉峯之宮奉嶽神馮魚山太史集楹帖云白帝金精養元氣諸峯羅列如兒孫語雄偉與地肖南峯晚菘最有名狀同菡萏土人謂之蓮花白道士出宿儲者餉余不覺飽餐捫腹欣然夙聞落雁峯觀日出景絕奇霞舉欲宿西峯不果留

西峯則蓮花峯也石勢圓而上斂薄而下舒斂者如花舒者如葉三峯多松西峯之前一松獨大圍可數抱黛色參天余槃礴其下新月初升垂鬣蕩漾塵心俱淨體骨亦蘇誠不知有人世矣太華之勝在三峯東峯明麗南峯宏壯西峯幽靚西峯高於

東峯東峯解而下分支爲北峯乃嘆山川精力亦宜聚不宜散聚則專專則卓不可攀散則漫漫則懈而不能奇也若南峯渺乎上矣自外窺之不知有南峯也及登金天宮東西二峯皆俯伏矣大抵退讓不爭其包涵爲不可測也

關中爲四塞之國華山亦四塞之山單椒直上丸泥可封昔年擒匪渡河居人憑高自衛烽烟隔絕如在桃源旣而糧盡不敢出或謂山後可通商洛有富室子出鉅賞購勇夫裹氊而降緣鍊而登升馱斗運竟得存濟山中人厯厯能道之顧亭林曰關中控制中原消息易通出則有建瓴之勢事急入山守險不過十里斯言也想在雲臺觀中與王山史李子德輩所心維手畫

者是亦考槃幽人之所宜知也

辭西峯道蓮花坪二十八宿潭下金鎖關復歸北峯登樓望閭
王礪龍首巷危崖一綫不覺撫掌曰可以豪矣霞舉曰太華奇
險名下無虛也余曰君今不以泰山傲華山乎華山削隘而秀
峯外無地石外無天風不知塵松不知土其在人則高潔瑰特
而有文者於西北諸山獨開生面陽江陰河砥柱中流天地之
功用見焉固非終南太白之所得比也霞舉不語磨墨挑燈題
姓名於壁而睡

寢方酣清磬一聲起於耳畔揭被則日高矣盥漱畢趨峯頂選
石而坐戀戀不能去僕以飯備告飯罷尋舊道歸霞舉頗不支

余坐青柯坪待之方舉茗欲啜陡聞洪霆發於空中群山皆應
昂首則對面巖嘴巨白一片直冒而下及半散作萬點流星掣
電跳躍俱逝其光閃閃其聲隆隆余方貽聘興人呼曰三峯口
積雪墜矣霞舉彳亍危磴未及見也到玉泉院澗流幽咽與客
俱東手撫山蓀徘徊久之夜宿華陰衙齋旦日至潼關霞舉病
越三日歸河東

嗟乎山水之遊有五難無濟勝具一也無杖頭錢二也無佳侶
伴三也佳日不易得四也意外事敗興五也而道里之寥隔職
守之羈維尙不在此數耳太華五嶽之奧區也唐都關中金天
近在畿輔而唐之詩人杜少陵不及登韓昌黎登半而止惟李

太白至落雁峯天際黃河一綫來非身歷者不能道也紀載之作則古云削成四方直上五千仞最工於語言矣後人所爲游記大率摹擬寡情實近則屈翁山洪稚存爲善屈近柳子厚洪本酈善長山之曲折備矣雖然山之體有定也山之態無定也遊山之性情更無定也有定者不必蹈襲無定者則文章之日新也風雨泉月朝夕萬變余前後之游尙不同而謂其必同於古人耶因掇記之如此且以誌吾幸焉時在同治庚午七月旣望

贈言三篇示及門

天下之不治由於吏治之不修夫吏治非刻薄寡恩之爲也亦不容急功而好名也要在能通天下之情而已矣以吾情所難已知人情之難已卽有時吾情不以爲難已而人情之難已殊甚所處之地不同所見之形不到則又不能不降心以從之竭誠以導之果其出乎情之外煦煦爲仁亦不可也則行吾法而已法立則知恩行吾法所以濟吾恩也然其立法則自吾身始有一私不染之操方有萬物在抱之心吾見今之爲吏者大抵立身無法持家無法因而治民無法民不治官亦不保喪名失身爲世詬病者比比也古之人視家若國蓋凜凜有限制而不

敢徇焉又視國若家蓋嚮嚮有恩義而不忍外焉家人畏之若
嚴君百姓愛之若慈父而吏治乃可言矣員生西垣嘗從容告
余苟得一第願以州縣自效西垣之爲人有幹才而不肯外鶩
者也余聞之喜夫天下之官多矣而州縣獨與民親其治也得
名最易其不治也受禍亦最烈卽以近事徵之粵西之亂也由
知縣之納匪賂四川之亂也由知縣之虐釐稅貴州銅仁之亂
也由知縣之加征收卒之身殘家破禍延數省而六合之溫紹
源不過一縣令耳天津之謝子澄不過一縣令耳乃能以一隅
抗賊氛控制江淮保障神京生爲名臣死而廟祀然則州縣亦
在乎人之爲之而已州縣者天下之根本功名之基址西垣能

留意異日有所成就豈獨吾道之光實爲 國家之福也州縣之書奚啻千萬吾以蕭山汪龍莊之學治臆說佐治藥言爲最善其言切實推近以及遠是亦下學上達之道歟至天下之利弊宜讀書閱歷以裕其才識而尤必隨地講求若以先入之言爲主則民情得無有不通達而欲利民反至於病民者乎若夫文字之學生固習聞余言矣不復及

吾嘗渡黃河矣時方夏漲茫乎其無津涯也吾嘗渡渭河矣時方春漲亦茫乎其無際畔也及吾登雲臺峯下視渭則屈曲如鉤矣及吾登落雁峯下視河又褊小如帶矣所處之地愈高所見之境愈曠大抵然也然方其在水之涘遂以河渭爲大固不

可也而如其在山之巔竟以河渭爲小亦不可也所貴乎實踐其地焉且河渭大矣而不聞三江五湖四海乎二峯高矣而不聞東岱南衡崑崙之上通天匡廬之亘數百里乎古之人納五嶽於方寸渺滄海於一粟心無俗情眼無俗見萬物紛之而不擾一物宅之而不遺而吾道之以天下爲已任者其量視此矣成生伯琦講性理而自病其拘謹乞予贈言余謂學道者持身涉世求合於道而已矣高明沉潛性情所近學術各有所偏至無論陸與朱不同程張與周邵果盡同乎無論姚江與諸儒不同白沙定山與崇仁河東果盡同乎要其表裏如一而皆無愧於聖賢後世之談理學者內省不能無憾於學派爭之則甚力

奉一先生之片言爲依歸初無由博返約之功其於吾道果有合乎未敢知也嗟乎古之人萬里從師千里訪友百里借書當其小心低首重席之下當其得意昂頭九霄之外嗚乎其有以哉其有以哉故曰太山不讓土壤乃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乃能成其大

治古文者治經治史治性情而已矣於經求義於史求例於性情求固有之良而尤以治經爲最要經者古人之性情見焉古人之文章見焉體其性情吾將以厚吾內也習其文章吾將以宏吾外也且夫文章之變化亦孰有如經者乎無論易不同於書書不同於詩詩不同於春秋禮記同一春秋也而左氏與公

羊穀梁不同也同一禮記也而曲禮與儀禮周禮不同也至十翼則盡出於夫子彖傳文言繫辭說卦文不一法章不一律如化工之不可摹擬白雲無心因風舒捲立言之道無所隱焉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後世若揚雄若王通揣摩章句以陽虎爲聖人而赫然大名尙及於千古況夫挈吾心以納於經充滿之漸瀆之其性情旣與經合而其文章有不油然光醞然味粹然氣哉昌黎之文深於經者其碑似書其銘似詩其志傳尤精於史例其雜文則出入於孟荀與禮由韓推而上之其道可不悖於聖賢卽使不能成家亦不至冗濫猥陋不可爲訓而子長相如班張崔蔡之流皆可執韓以定其離合蓋由經達史

之義也且夫古之雄於文者於經皆有所著述今之所存韓則有論語解柳則有非國語歐陽則有詩本義蘇則有易傳書傳元明以來之文家其學經殆苟焉耳故高者僅能成章而於世道人心無所發明下者彪炳於外其中如五石之瓠枵然無濟於用也蓋求文於文不求文於經也子曰修辭立其誠又曰辭達而已矣不誠者性情不能固其體也不達者經史不能佐其用也故能治經治史治性情以爲文則其人必光明英多無俗行其文亦必高遠淵深無鄙語玉堂在吾門諸子之才無出其右間者有志於古文出筆不鄙俗矣而積之未厚乃以吾所知者告之如此嗟乎玉堂勉乎哉